

懂得知足， 才是真正的富足

1 知足者富

《道德经》里讲：“知足者富。”知道满足的人，便是富有的人。

有个人在岸边钓鱼，他钓鱼的技术十分高超，一会儿就钓上了一条大鱼，足有一尺多长。可钓者却解下鱼嘴内的鱼钩，顺手将鱼丢回水里。围观的人十分惊讶，这么大的鱼还不能令他满意，看来是高手啊。

一会儿，钓者鱼竿又是一扬，只见钓线末端钩着一条不过几寸长的小鱼。众人以为这条鱼也会被放回，不料钓者却将鱼解下，小心地放到自己的鱼篓中。

众人百思不得其解，就问钓者为何舍大而取小。钓者回答说：“我家里最大的盘子不足一尺长，太大的鱼钓回去，盘子装不下。”

古人说：“贪得者，分金恨不得玉，封公怨不授侯，权豪自甘乞焉；知足者，藜藿旨于膏粱，布袍暖于狐貂，编民不让王公。”

贪得无厌的人，给他金银还怨恨没有得到珠宝，封他公爵还怨恨没封侯爵，这种人虽然身居富豪权贵之位却等于自愿沦为乞丐；一个自知满足的人，即使吃粗食野菜也比吃山珍海味还要香甜，穿粗布棉袍也比穿狐袄貂裘还要温暖，这种人虽然身为平民，但实际上比王公还要富足高贵。

《亲友书》中说：“一切财产中，知足乃为最殊胜，是故应当常知足，知足无财真富翁。”膨胀的欲望，让人永不满足，这是痛苦的源头。

懂得知足，才是真正的富足。

2 知足不辱

从前，有个地主去拜访一位部落首领。首领说：“你从这儿向西走，做一个标记，只要你能在太阳落山之前回来，从这儿到那个标记之间的地都是你的了。”太阳落山了，地主没有走回来，因为走得太远，他累死在路上。

有个成语叫“得陇望蜀”，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，这个满足了，那个就会冒出来。被欲望拿捏的人，就像背负枷锁的囚徒，永远不得解脱。

人生一世，无非是为了内心的安宁与快乐，但是我们每天忙忙碌碌，不停地向外寻找快乐，最后却换来一身的疲惫。仔细想想，这些压力不是别人给的，恰恰是自己给自己的。

《道德经》里讲：“名与身孰亲？身与货孰多？得与亡孰病？甚爱必大费，多藏必厚亡。故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”

名利和健康哪个重要？健康和财富哪个重要？得到与失去哪个更让人忧虑？过分地爱名利会付出更多代价，聚敛的财富越多，必定会遭到更为惨重的损失。所以，知足才不会受辱，懂得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，这样才可以长久。

大千世界，万种诱惑，什么都想要，会把人累死，该放下就得放下，人生才有安宁幸福可言。

3 知足常乐

“祸莫大于不知足；咎莫大于欲得；故知足之足，



常足矣。”一个人快乐与否，不在于他到底拥有多少，而在于他是否知足。

胡九韶，明朝金溪人，他的家境很贫困，一面教书，一面努力耕作，仅仅可以衣食温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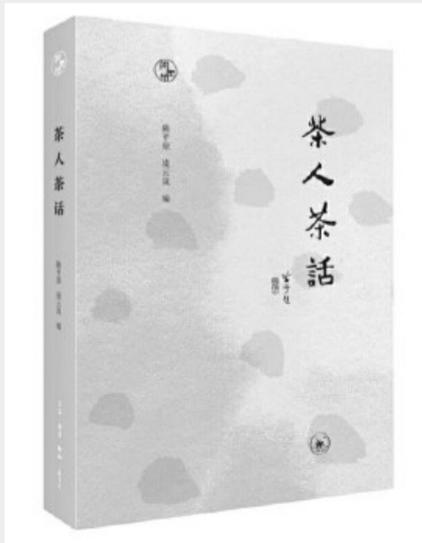
每天黄昏时，胡九韶都要到门口焚香，向天拜九拜，感谢上天赐给他一天的清福。妻子笑他说：“我们一天三餐都是菜粥，怎么谈得上是清福？”

胡九韶说：“我首先很庆幸生在太平盛世，没有战争兵祸。又庆幸我们全家人都能有饭吃，有衣穿，不至于挨饿受冻。最后庆幸的是家里没有病人，监狱中没有囚犯。这不是清福是什么？”

知足的人最幸福。他们没有非分之想，不好高骛远，不利欲熏心，不巧取豪夺，他们内心没有忧虑，安宁快乐。

温饱无虑就是幸事，无病无灾就是福泽。人生，没有不幸福，只有不知足。 儒风君

一茶一世界 一味一人生



“茶这样东西，虽然不如衣食重要，但它总是人们生活上不可一日或缺之物。而饮食两字又联成一个名词，并且‘饮’还在‘食’之上。则其重要，实在不逊于衣食。”谢兴尧说：“诗人的‘寒夜客来茶当酒’的确是名句，不仅境界清幽，趣致亦高雅。”在《茶人茶话》这本书中，编者坚信“日用起居以及饮食男女中，蕴藏着大智慧、好文章”，进而断言：“卸下盔甲，抖落尘埃，清茶一壶，知己三两，于刹那间体会永恒，此乃生活的艺术，也是文章的真谛。”开门七件事：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，茶位列其中，既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，又在文人墨客笔下逸兴遄飞。

《茶人茶话》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联手凌云岚博士合编，精选汪曾祺、唐鲁孙、黄裳、董桥等中国现当代54位作家、学者的随笔、散文共70篇，分为“茶雅”“茶俗”“茶话”“茶事”四辑，写尽中国人的茶文化、茶生活、茶人生。那些名家对茶赋文，流露出几多人生况味，精致细微之下，蕴藏着如许文化精义。茶味醇厚，文辞隽永，两相激荡，读来令人唇齿留香，回味无穷。

葛兆光说：“文人吃茶，比不得四川人泡茶馆，也比不得广东人吃早茶。”蜀中茶馆烟雾蒸腾，茶博士的吆喝声与茶客们的聊天声沸反盈天，热闹自是热闹，却不静；粤乡茶楼气味浓郁，肉包子、小烧麦、甜点心外加肉粥、皮蛋粥香气袭人，美味固然美味，却不清。而文人吃茶要紧的有两个大字：“清”“闲”。这二字中便有个禅意在。曙山说：“唐代陆羽，著了部《茶经》；到了宋代，丁谓复撰《茶图》以行世，蔡襄亦著《茶录》以传后。”仅仅在这些书里面，已把茶道讲得清清楚楚。

喝茶体现了各地风俗人情。唐鲁孙谈道：“安徽人专喝祁门瓜片，江浙人离不开龙井水仙碧螺春，西南各省喝惯了普洱沱茶……”民俗专家张望溪先生说：“到茶馆只看客人叫什么茶，就能猜出他是哪一省人来，虽非十拿九稳，大概也有个八九

不离十。”金受申说北京的茶馆种类很多：每日演述日夜两场评书的，名“书茶馆”；“开书不卖清茶”是书茶馆的标语；卖茶又卖酒，兼卖花生米、开花豆的叫做“茶酒馆”；专供各行生意人集会的，名“清茶馆”；在郊外荒村中的叫“野茶馆”。

“从来佳茗似佳人。”书中知茶论事，意在生活点滴体悟。老烈说，他这个北方佬，一路南来，落户广州，茶就饮得杂，什么都来，未能“从一而终”，够不上“忠贞之士”。“不过，嗜茶的我还是固执地喜欢一杯雨前茶。茶会排烦解忧，给人以宁静，是人与自然融合的最佳方式。”作为嗜茶者的韩作荣有不同的感悟：“一杯新茶会给我这被烟熏黄的四壁带来生气，带来新鲜的气息，让眼睛蓦然一亮。看芽叶顶着一颗颗水珠，所谓‘雀舌含珠’，这昏暗的小屋似乎也传来鸟的啼鸣。”

名家的“茶事”里，有着更多的逸闻趣事。叶灵凤说：“用来淘饭的茶，也是重要的。”用“立普敦”红茶来淘饭，固然大煞风景，可是用碧螺春、龙井来淘饭，不仅暴殄天物，甚至饭与茶皆不得其宜，也使双方都糟蹋了。汪曾祺说：“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。”他到莫斯科开会，服务员知道中国人爱喝茶，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。可是，他刚沏了一杯茶，还没喝几口，一转脸，服务员就给倒了。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：“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！”综观书中名家笔下的茶雅、茶俗、茶话与茶事，让人顿生向往之心。很多时候，茶不仅仅是茶，还如诗，如故人，如生活本身，它是一种“人能常清静，天地悉皆归”的生命状态，不疾不徐，自然美好。

茶以清心，茶以雅志，茶以助禅。

茶，是一个让人心生温暖的字，有清和之芳，可入诗亦可入画，无声地滋养着大家的生活。让我们泡杯清茶，翻开此书，浅啜细品，品茗，品心，品人生……

甘武进